

追魂游侠

下

106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106

追魂游侠

下

曹力群作品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第十七章	陵寝艳遇.....	(583)
第十八章	万里寻医.....	(649)
第十九章	我到底是谁.....	(686)
第二十章	慈心善报恶相随.....	(720)
第二十一章	独闯霞飞谷.....	(755)
第二十二章	珠丝马迹.....	(793)
第二十三章	血讨恶魔重振神宫.....	(826)

第十七章

陵寢艳遇

忖念及此，心念狂跳。

但是——

自己内伤极重，岂能脱逃魔手？

心里一急，不自觉的看向正在运息中的于香君。

他目睹于香君已是瞑目端坐，恨不得冲上前一掌就将她击成肉酱。

可是，双腿酸软，胸膈气血翻涌，动弹不得。

处于无奈之下，也闭目运息起来。

约有顿饭时间，于香君已运息复原，弹身而起。

只听她一声“咯咯”脆笑道：“石玉筠，你已成为釜中之鱼了，今天逃不掉。”

石玉筠睁开眼睛，怨毒至极的看了她一眼，道：“你要怎样？”

“本护法不想怎样，我想留下你。”

“小爷既落在你的手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于香君“咯咯”笑道：“我可舍不得。”

说着，娉婷的走向前来，在石玉筠的面颊上，轻拧了一下，又道：“你不凶了吧？”

石玉筠一声怒叱道：“无耻淫妇，小爷有朝一日，要活剥你的皮。”

于香君毫不为忤的道：“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死在心爱的手中，那才是最惬意的一件事。”

说完，竟坐在石玉筠的身旁。

更将粉颊紧抵在他的肩头，有如一对亲昵的夫妻一样，相偎相倚。

她的粉颊上，泛起一片红潮。

石玉筠目眦欲裂，可是，全身无和，出手不得。

忽然——

于香君媚声道：“石玉筠，你猜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我们处身在古陵寝内。”

“在陵寝内？”

“不错。”

“无耻淫妇，是你将小爷带到此地？”

“一点也不错。”

微微一顿，又道：“石玉筠。告诉你，你追来之时，碰巧石门裂开，现在已经复闭，如果你能听从本护法的话，我可以将你带出去，否则，你永远留在此地。”

“放屁，小爷总有出去不的办法。”

“你不用强，不信就试试，在外面或许我抵不过你，在这里面，你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她说着，又在石玉筠的面上拧了一下，站起身来，道：“我去去就来陪你，好好运息一下，我们大干一场。”

娇躯微晃，朝向一条甬道奔去。

不用说，她是去寻找“银笛”。

石玉筠既明白自己现在古陵寝内，立时就想起“银笛”来，哪里还敢怠慢，即时瞑目运息。

蓦闻——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说道：“这座古陵寝的各处机关秘道，已被我完全封起，小娃子，相信你也是听信传言，这里面有银笛？”

石玉筠即睁眼一看，却未见人。

立即问道：“你是谁？”

“我们应该说是旧识，曾见过两次面。”

“阁下能否现身一见？”

“不必。”

“阁下如何进来的？”

“当然我有办法，这个你不必问。”

“阁下将秘道封闭，是什么意思？”

“我不愿再有人进来。”

稍停，又道：“你好像受了伤？”

“不错。”

“好，我成全你。”

石玉筠才要张口说话，陡觉有一个小东西，射进喉咙内。

他想吐出来，可是，已经滑进肚去，忽觉一股清香，已泛上喉头，感到无比的舒畅。

就在这时，那个苍老的声音，道：“你好好养息好了，不会再有人打搅你，不过，你记着，如果你能出得这座陵寝会

有一个姑娘找你较量。”

说完，声息寂然。

石玉筠不由得接住问道：“请问哪个姑娘？”

却无人答应。

又连问了两声，依然没人接应。

他知道来人已去，遂不再出声，当即运息起来。

一面运息着，一面忖念对方究竟是谁？他说与自己见过两次面？

可是，却想不起对方是谁？

于是，丢在脑后，全神运功。

经过一个多时辰，内伤已霍然而愈。

他弹身站起，但见数条甬道，呈现在眼前。

到底哪一条来时的甬道，就辨认不出来了。

可是，又不能老是站着不动，总得想法去才是。

因之，微一犹豫，向右边的那条甬道奔去。

他安心如果无路可走时，再回过头来，另走其他的一条，不愁找不到出路。

谁料——

走了一阵，愈发方向不辨，甬道错综纷歧，连回头的路也找不到了。

出于无奈之下，只得乱碰乱撞。

又是好长一段时间，依然如故。

陡地——

他觉出有点不对，好像这些甬道，自己都走过一样。

心里这一忖念，竟有了主意。

凡是走上几步，即在墙壁上，划了一个记号。

出乎意外的，转了大半天，又回到原处。

他这才明白，竟然是一座阵图。

惭愧得很，他对阵图是一窍不通。

现在，于香君也不知去向，他清楚的记得她说：如果不听从她的话，就永远留在陵寝里面……

看来——

这一个淫妇，她是认得阵图的。

但她到何处去了？现在自己功力已复，自不怕她会对自己有非份之想。

如果找不到，岂非真要葬身此地？

接着——

他又想到那个隐身的老者。

对方既能帮助自己恢复前力，为什么不好人做到底？

忖念及此，即时大声呼道：“老前辈！老前辈！”

一片回应，不绝于耳。

良久，回声始歇，却无人接腔。

他伫立在当地，已是无计可施。

猛地——

脑海里想起那条黑影，将自己诱到此地。

敢情，“双燕会”是有计划的行动？不然的话，何以会这样凑巧，“黄土坡”前就藏有“双燕会”徒。

愈相愈对，气得他全身直抖。

“双燕会”与他的仇情，已是不共戴天。

独自气愤了一会，依然是一筹莫展。

如果没有奇迹发现，他就会活活饿毙陵寝之内。

这座神秘的陵寝，不知是何朝何代所留下的？为什么会在这里布下阵图？难道怕人会掘坟？

无疑地——

这个死人，定是个大奸臣，否则，不会死后，还留下害人的陷阱。

人，处在绝境之时，都会想起自己的往事。

石玉筠也不例外。

一幕一幕的往事，浮上了他的脑海。

良久，一阵长，道：“命也如此，亦复何言！”

颓然的坐在地上，等候死的来临。

此际——

他的内心，反而十分安静。

双目一闭，将所有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

现在，他希望难尽速的死，让自己的幽魂，从不可捉摸的境界中，来到江湖，又从江湖，回到那不可捉摸的境界中去。

因为佛经中曾说：“未生之前谁是我，已生之后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石玉筠虽然知道自己的名字，可是，却不清楚是谁的后代？

照“神拳”杨铨的话，不用考虑，他绝对不是“海天大侠”石奇原的后代，因为石奇原下体受伤，不能行夫妇之道，他的妻子，自然无法养出儿子。

那么，石玉筠究竟是谁的后代，只有少数几人知道。

当下，石玉筠无我无相的坐着。

岂料——

他这一坐，只感到丹田内，有一股莫可名状的潜力，向全身各大穴脉延伸。

一种自然的反应，使他毫无意识的，按照本门心法，运起功来。

经过数大周天流转，这股真气，竟充塞四肢百骸。

其身体似有凌虚而起之感。

石玉筠霍地睁开双目，喃喃自语，道：“还有什么？”

他并没有站起，将身体倚在石壁，仍旧闭着双目。

这一醒转，脑海里不自禁的又想起往事。

恩怨情仇以及……

他的口里，喃喃地叫着：“蓉妹妹，你可知道我即将要饿死在这座陵寝内？唉！我给你的那本‘阴阳真解’，不要再用脑筋读了，还是快把它焚毁，省得留在世上，被魔道得去害人。”

旋即——

他又想到“恨天姬”，心神为之一荡。

有生以来，他所见到的女人，她是最美，最令人动心，真可谓“貌比西子，倾国倾城。”

于是，不自觉的又叫道：“姊姊，姊姊，我太喜欢你了。”

双臂向前一环，一无所有。

他睁开双目，凄然的笑了一下，道：“这不是作梦？”

话声甫落，蓦闻——

一缕琴音传来。

他侧耳倾听，这一缕琴音，距离自己不远。

琴声幽怨凄凉，缠绵悱恻，使人不禁潸然泪下。

石玉筠处身绝境，更感怀身世飘零，被琴声所感，已是泪流满颊，唏嘘不成声。

良久，琴音又一变而为肃杀之声。

有如万马奔腾，喊杀连天，令人奋发。

石玉筠弹身而起，目射光炬全身潜力，似有无可渲泻之概。

他一抬手，竟然施展出“风雷三掌”之“第三招裂”。

“轰！”的一声大震，石屑纷飞，地动山摇。

响声过后，琴音已止。

石玉筠也怔在当地。

他想不到自己可施展“第三招裂”，而且内力，毫不感到气竭之现象。

本来他应该高兴得雀跃而起才对。

他懊丧的叹了一口气，道：“本事再大，又有何用？”

抬头看看适才掌力所击的地方，竟将墙壁上的大石，击得粉碎，而且，现出了一条黑黝黝的甬道。

他微一犹豫，迈步跨了过去。

走了一会，依然如故的出现了好几条甬道。

不敢再走，立在当地发怔。

就在这时——

那缕琴音，又悠扬传来。

比之先前似乎更加哀伤、幽怨。

他仔细辨认琴音的方向。

证明也是陵寝内。

心头一动，立即朝向声源处行去。

只要找抚琴之人，相信会带自己出这座陵寝，除非对方是仇敌。

不然的话，没有见死不救的。

由于求生的欲念鼓舞着他，脚步加快。

谁料——

一连越过好几条甬道，仍未发现抚琴之人。

不自觉的又立住脚步。

这一站住，不禁又使他骇然一震，因为那琴音，竟然在身后响起，而不是在自己的前面了。

于是，当即转回身来，再循声行去。

出乎意料之外，琴音似乎的意在捉弄他。

竟然又转至身后。

但他心有不甘，再次转回身前行。

一连转动好几次，琴音忽左忽右，忽前忽后。

只急得他如热锅上的，不知所以。

一个意念，袭上心头，那是他已意会到自己仍旧处身在阵内，并不是抚琴之人有意捉弄自己。

他深深的相信，既然能听到琴音，那么，抚琴的人，是不会离得太远的。

很可能这座阵图，即是抚琴之人所布置。

无疑地——

对方是一个遁世奇人。

因为抚琴之人，都是有着深厚的修养，否则，对方是不

会弹出这种令人感动的音调。

不过，此人很可能是一个悲观的人。

因为曲调过于凄凉，特藉琴音，发泄郁闷。

愤世嫉俗者，多的是，使得石玉筠不由生起共鸣。

他希望能够与对方见上一面，以诉衷曲。

石玉筠怔立在当地。

他知道如果没有人带领出阵，永远在方寸之地转去。

所谓“人不该死，必有救。”

当下，他的智机一动，即高声道：“是哪前辈在此清修，敢请一见。”

琴音戛止，声息寂然。

良久——

忽传来一个娇躯的声音道：“你是谁？”

想不到对方竟然是一个女子。

从声音听来，这个女子的年龄，不会太大。

是以，答道：“在下石玉筠。”

“你是男？是女？”

石玉筠一怔。

对方这句问话，实在太幼稚。

男人与女人的声音，都分辨不出来，岂非是白痴？

他无限的懊丧，如果对方真是白痴的话，即是碰见，又有什么用？

转念及此，竟忘记回答。

抚琴之女人，见无回声，又问道：“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告诉我嘛！”

显然，她竟等得不耐烦了。

石玉筠摇摇头道：“在下是男人。”

话声方已，只听她“啊！”的一声，接道：“你真是男人？”
“是的。”

微顿，反问道：“难道你听不出声音来？”

石玉筠感到被她问得有点啼笑皆非。

那女人又道：“我从未见过男人，也未听见男人说过话，所以我无法分辨得出来。”

此话一出，又使石玉筠惊骇了。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竟有从未过男人的女人，这岂不是旷古奇闻。

石玉筠立即接道：“难道你从未到江湖上走过？”

“没有。”

“你也未出过座陵寝？”

“是的。”

“那么，你怎会来到这里，与死人为伍？”

那女人悠悠一声叹息，道：“这里面根本没有死人！”

石玉筠不由得惊呼出声，道：“没有死人？”

“我从来没有说过假话，因为也没有与我讲话的，现在你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与人说话。”

石玉筠猜想对方，可能年龄很大，遂道：“老前辈，你……”

“我不是老前辈，是小后辈。”

“什么？”

“我今年十七岁。”

“十七岁？”

“是的。”

这使石玉筠如坠五里雾中。

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怎么会独处陡寝中？

难道是一个鬼魅？

忖念及此，全身汗毛根根直竖。

脑海里，很快的浮上“墓中人”，一而再的向自己索取一颗心。

现在不期然的又遇上了一个鬼魂。

他惊躲得忘记了问话。

不一刻，那个自称为十七岁的少女，又道：“你怎的不讲话？”

石玉筠声音有点微颤的道：“姑娘是人是鬼？”

“我当然是人！”

接着——

未待石玉筠发话，又道：“你今年几岁？”

“在下十八岁！”

“十八岁？”

“是的。”

“你大我一岁，我真高兴能遇见你，如果我娘见到你，相信她老人家，也一定会高兴的。”

“你有母亲。”

“每个人都会有母亲的，因为我是母亲生的，当然会有母亲。”

石玉筠听她如此一说，心才放宽。

相信说话之少女，可能是她的母亲，将她带到此地，一直就未出去，所以她没有见过男人。

只听那少女又道：“我有机会见到天日了。”

“姑娘是什么意思？”

“母亲曾嘱咐我，如果将来有机会，我能在这里遇上第一个男人，他必须将我带出去，岂非能见天日了，我真高兴。”

石玉筠心头一动，接问：“令堂也在这里面？”

“她老人家已经飞升。”

“飞升。”

“是的，她老人家得到一本绝传秘笈，经参大道，已成为神仙了，所以丢下我独自一个人。”

一股同情之心，石玉筠油然而生。

这一个少女，是值行可怜的。

她与自己竟然同样的是个孤苦伶仃。

旋即——

他又想起一事，问道：“令尊？”

“我母亲没有告诉我。”

石玉筠为之黯然。

不过，这个少女，比之石玉筠还要好一点。

因为她虽不知道父亲是谁，却有母亲，而石玉筠却是父母俱不知为谁？虽然有人知道，却是讳莫如深。

所以自从履临江湖以来，除却为师父报仇外，就是查询自己的身世，也希望在茫茫人海中，能得到答案。

然而——

半余年来，受尽几许磨难，既未能清除师门叛徒，自己

的身世反而更加为迷惑。

石玉筠想着人家，又联想到自己。

因之，也忘记了自己仍然身处在阵内。

只听那少女又道：“你可不可以到我这里来？”

石玉筠心头一亮，道：“姑娘在下被困在一座阵内。”

“困在阵内。”

“是的。”

“你可以出来？”

“不能，因为在下对阵图，一窍不通。”

“你怎不早说！”

“姑娘懂得？”

“这是颠倒五行阵。”

“敢情姑娘高抬贵手，搭救在下出阵，没齿难忘。”

“这是我责无旁贷的，因为你将使我重见天日，我应该救你出来，告诉我，你现在的立身位置。”

石玉筠眉头紧皱，道：“姑娘，在下不懂得阵式，要我如何说出？”

“你只要说出周围的形状如何？”

石玉筠转头四顾，说出周遭的甬道形状。

那少女道：“你等一下。”

良久——

那少女说道：“你现在身处在阵式内偏右方。”

“是否可以出去？”

“可以的，你现在听我说。”

微微一顿，又道：“你先向右侧的那条甬道一直走向尽